

## ※書目文獻※

# 康海散曲集的新發現及其文獻價值 ——讀臺灣國家圖書館所藏《汧東樂府後錄》二卷

陳韞沅\*

目前學術界關於康海(1475-1541)散曲作品的整理及研究，均主要依據其《汧東樂府》二卷以及任半塘先生所輯《汧東樂府補遺》一卷。謝伯陽先生所編《全明散曲》將這些散曲盡數收入，又從一些曲選及小說中增錄五套數，共計二五八首小令，四十二套數（複出一套）<sup>1</sup>。但我們知道康海的散曲作品，應當還不只限於此。

首先，依據《汧東樂府》卷後康浩的跋文，可知《汧東樂府》應大約於一五二四年刻成。自此之後，直到康海去世（1541年）為止，超過十五年的時間，我們對於康海的散曲活動及創作的了解可說近於一片空白。

其次，王九思(1468-1551)許多與康海的唱和之作，目前僅在王九思的《碧山樂府》中看到其「次對山韻」（對山為康海別號）的賡和之作，而康海原作卻不見於其《汧東樂府》中，因此可知他的散曲作品並不僅限於我們目前所知的《汧東樂府》而已。

再者，康海《對山集》中收錄了〈汧東樂府後錄序〉一文，由此可知在《汧東樂府》之後，康海還應有續作《汧東樂府後錄》一書。此書在《寶文堂書目》中亦

---

\* 陳韞沅，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博士。

<sup>1</sup> 謝伯陽編：《全明散曲》（濟南：齊魯書社，1993年），頁1121-1233。《全明散曲》收入任半塘所輯《汧東樂府補遺》中的散曲，但只注其出處為「《汧東樂府》」，而並未標明乃《補遺》所輯，實非出自《汧東樂府》。《補遺》部分的小令，見《全明散曲》，頁1175-1177，套數部分，見頁1217-1221。《全明散曲》新增五套數，見頁1221-1228。康海散曲的總數依據謝伯陽的統計，見《全明散曲》，頁36，「目錄」。

有著錄<sup>2</sup>，但長久以來都不知其下落，因此一般認為此書已佚。

## 一、《汧東樂府後錄》的發現

筆者二〇〇四年到臺灣國家圖書館蒐集資料時，偶然發現《汧東樂府後錄》（下文簡稱《後錄》）二卷，與王九思《碧山樂府》一卷、《樂府拾遺》一卷、《汧東樂府》二卷以及《杜子美沽酒游春記》一卷合刊，又附有《汧西山人初度錄》一卷，共十二冊，編號 14987。《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中將此集定為嘉靖刊本，著錄如下：

【《碧山樂府》一卷、《拾遺》一卷、《汧東樂府》二卷、《後錄》二卷、  
《杜子美沽酒游春記》一卷，十二冊】

附《汧西山人初度錄》一卷

明嘉靖間刊本 14987

明王九思撰。九思字敬夫，號漢陂，鄆人。弘治進士，授檢討。九思倜儻風流，不拘禮節，善歌彈，工詞曲，與康海、何景明等號十才子。《汧西山人初度錄》，明張鍊編。

版匡高 17.8 公分，寬 10.8 公分。四周單邊。每半葉十行，行二十一字。註文小字雙行，字數同。版心細黑口，單黑魚尾。魚尾下方簡記卷目（如「碧山」），再下方記葉次。

首卷首行頂格題「《碧山樂府》」。《碧山樂府》卷首有正德十四年(1519)〈汧東漁夫（王九思）序〉，《汧東樂府》卷首撰者自序題正德八年(1513)，卷末有一刻識語，題「右樂府二卷，家兄汧翁舊作也。好事者求錄踵至，因刻之以傳焉。嘉靖甲申春三月丁卯弟浩謹識」。《樂府後錄》撰者自序題嘉靖十八年(1539)，前闕，僅存最末半葉。《杜子美沽酒游春記》卷首有正德己卯（十四年，1519）汧東漁父「題紫閣山人子美遊春傳奇」。書後附《汧西山人初度錄》，卷首有嘉靖十五年(1536)張鍊自序。集為王九思所撰雜曲小令。九思好音律，嘗傾貲購樂工，學琵琶得其神解。本集所錄，

<sup>2</sup> [明]晁璠：〈樂府〉，《晁氏寶文堂書目》（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卷中，頁138。

大半依弦索越調而帶犯之，合拍頗善。小令敘事抒情，宛轉妥協，不失元人遺意。其於填曲之四聲，雜以帶字，不失尺寸，可謂聲音文字，兼擅其勝<sup>3</sup>。首冊書後扉葉不知撰者過錄《八千卷樓書目》一則。

書中鈐有「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朱文長方印、「國立中／央圖書／館考藏」朱文方印、「景／揚」朱文方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十著錄為明正德刊本。<sup>4</sup>

然而，《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的這段簡介有幾處誤失，尤為關鍵的是誤將「汧東漁父」視為王九思的別號，因此介紹此「集為王九思所撰雜曲小令」，將王九思視為此十二冊中所有作品的作者。這是有問題的，其中訛誤恐怕源於該集首冊書後扉頁的不知撰者所過錄《八千卷樓書目》一則。該文內容如下：

《碧山樂府》一卷、《續》一卷、《汧東樂府》二卷、《後錄》二卷、《杜子美沽酒游春記》一卷、《滸西山人初度錄》一卷，明正德刊本  
右題曰紫閣山人，又曰汧東漁父，不署名氏，實明鄆縣王九思敬夫別號也。敬夫登宏〔弘〕治進士……前有正德十四年秋自序，曰山人舊不為此体，自罷壽州後始為之……

以上錄《八千卷樓書目》一則

此段短文，實出於《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十，但《善本書室藏書志》著錄對象僅僅是「《碧山樂府》一卷、《續》一卷、《汧東樂府》二卷」，而並未提及《後錄》、《杜子美沽酒游春記》和《滸西山人初度錄》<sup>5</sup>。筆者查對《八千卷樓書目》，亦只著錄現常見的《碧山樂府》二卷以及《汧東樂府》二卷，並未提及《後錄》諸書。文中更大的錯誤在於將「汧東漁父」視為王九思的別號，並因此將《碧山樂府》的序文誤視為王九思的自序。《碧山樂府》雖為王九思所作散曲集，但寫序的「汧東漁父」，其實是王九思的好友康海。

康海，字德涵，號對山，又號滸西山人、汧東漁父等，陝西武功人。舉弘治十

<sup>3</sup> 這一段關於王九思散曲的論述，原出自《四庫全書總目·碧山樂府五卷》提要，附於〔明〕王九思：《碧山樂府不分卷》（《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本，第45冊），頁502。

<sup>4</sup> 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集部》（臺北：國家圖書館，1999年），第4冊，頁340。

<sup>5</sup> 〔清〕丁丙編：《善本書室藏書志》（臺北：廣文書局，1957年《書目叢編》本），卷40，頁35上。

五年(1502)進士第一，授修撰。與王九思齊名，同被稱為「前七子」<sup>6</sup>。康、王關係密切，如《列朝詩集小傳》所述：

敬夫、德涵，同里同官，同以瑾黨放逐，汧東、鄜杜之間，相與過從談讌，徵歌度曲，以相娛樂。<sup>7</sup>

也許正因為兩人密不可分的關係，此書編者才將他們的曲作並排在一起<sup>8</sup>。除了《碧山樂府》一卷、《拾遺》一卷及《杜子美沽酒游春記》的作者是王九思以外，此書中所收另三部作品其實都是與康海相關的散曲集：《汧東樂府》二卷以及《後錄》二卷是康海的散曲別集，《滄西山人初度錄》收錄的則是康海的一些親朋好友在他生日時為他所寫的賀壽套曲，以及他本身所寫的自壽套曲的一個集子。

此十二冊所收的諸種曲集中，王九思的散曲《碧山樂府》一卷，《拾遺》一卷，雜劇《杜子美沽酒游春記》一卷，以及康海的《汧東樂府》二卷，目前都有其他版本傳世<sup>9</sup>。《後錄》及《滄西山人初度錄》則雖曾著錄於《寶文堂書目》，過去卻一直未被發現。就目前所知，國家圖書館所藏此本應為海內外孤本，因此是十分珍貴的文獻材料<sup>10</sup>。

《滄西山人初度錄》雖然也收錄了康海的一些自壽套曲，但均已見於《後錄》，其價值因此主要在於康海周圍其他曲家作品的發現，筆者將另撰專文討論，此不贅述。本文將著重在《後錄》的討論上，嘗試說明《後錄》的發現對於我們目

<sup>6</sup> 關於康海的傳記資料及生平事蹟，可參見國立中央圖書館編：《明人傳記資料索引》（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78年再版），頁500-501；韓結根：《康海年譜》（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3年《新編明人年譜叢刊》系列）；八木沢元：《明代劇作家研究》（東京：講談社，1959年），頁109-159；田守真：〈康海事略〉，《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2卷第4期（1995年10月），頁62-68；以及金寧芬：《康海研究》（武漢：崇文書局，2004年）等。

<sup>7</sup> 〔清〕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頁314-315。

<sup>8</sup> 明代還有人將康、王二人的散曲集《汧東樂府》二卷及《碧山樂府》二卷合刻，見〔明〕張吉士編：《二太史樂府聯璧四卷》（臺北：國家圖書館善本藏明刊本，編號15018）。

<sup>9</sup> 值得注意的是，《杜子美沽酒游春記》目前所知最早有萬曆年間的刊本，如萬曆乙巳年(1605)孫學禮所編《四太史雜劇》本，見黃仕忠：〈日本大谷大學藏明刊孤本《四太史雜劇》考〉，《復旦大學學報》，2004年第2期，頁47-53，以及《元明雜劇》陳氏繼志齋刊本。國家圖書館此嘉靖版本恐為更早的版本，首折保留了岑參等人物的賓白部分。

<sup>10</sup> 經筆者查核，《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中國善本書目》以及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數據庫等，均未載此書。目前僅知《後錄》及《滄西山人初度錄》在《寶文堂書目》中曾有著錄，見晁堯：《晁氏寶文堂書目》，頁138-139。

前所知的康海散曲資料的新補充及更正，希望能有助於康海研究的開展。學識所限，敬祈前輩學者及讀者批評指正。

## 二、《後錄》刊刻時間及收錄情況

上文所引《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中對全集十二冊版面格式的介紹，是以列於首冊的《碧山樂府》為準，但其實此集中其他各書的版式並不完全一樣（其中以《杜子美沽酒游春記》尤為不同），因此有必要個別說明。

《後錄》在版式上雖相當接近《碧山樂府》，行款卻略有不同。每半葉行數與《碧山樂府》一樣為十行，但每行僅二十字。版心魚尾下方簡記卷第（上卷為「後上」，下卷為「後下」），再下方記葉次。開卷頂格題「汧東樂府後錄上卷」，次行低一格題「小令」。

《後錄》卷首有康海自序，僅存最末半葉。這篇自序今亦見於康海的文集中，可補《後錄》中前闕部分，現錄全文如下：

曩予嘗著《汧東樂府》，凡林泉之樂若頗具矣。顧景物所觸，則亦莫能自己〔已〕，必隨時賦事，被之管絃，以達其趣。年積月累，至於今日，暇省所錄，忽已倍前，則又笑予踈狂若是。蓋野人志願，惟以樂其日用之常，莫自知其時之費也。適得二青衣，能鼓十三絃及琵琶，號稱絕藝，古今曲調，又能審其雅俗之語，和律依永，殆同天授。予作每出，二青衣不踰時輒能奏成。洋洋遂遂，合宮叶調。予未嘗不撫掌私慶也。身丁盛時，益承祉福，有安寧，鮮疑畏。婦〔歸〕田三十二年，益肆志于登山臨水之際，而二青衣又以助之，其樂詎有涯乎！衰憊之餘，後能似今，尚當嗣為雅頌，以敷陳洪化，上媿商周之所載。才之菲劣，非所計也。<sup>11</sup>

然康海文集中所載此序文並未標明作於何時<sup>12</sup>，因此《後錄》卷首序文雖僅存後半

<sup>11</sup> 〔明〕康海：《對山集》19卷本，卷10，頁25下—26上，收入《四庫存目叢書》，第52冊，頁391。

<sup>12</sup> 這種情形在康海文集中並不少見，如康海為友人張治道的詩集所作序文在張氏詩集中具署名及寫作年月，見《張太微詩集十二卷後集四卷》（明嘉靖本，據傅斯年圖書館藏國立故宮博物院攝製北平圖書館善本書膠片）卷首，但收入康海的文集時則未包括這些訊息，見〈太微山人張孟獨詩集序〉，《對山集》，卷14，頁10下—11下。

葉（自「肆志于登山臨水」至終），但重要的是它保留了康海在序文結尾的自署：「時嘉靖十八年己亥秋閏七月乙卯〈汧東漁父序〉。」由此我們得知這篇自序寫於一五三九年。又，從《後錄》所收散曲的情況來看，此集收入的最晚可繫年的散曲，包括一首題為「己亥初度」的小令<sup>13</sup>，以及一套題為「六十五作」的套數，均為康海在一五三九年六十五歲大壽時所作自壽曲<sup>14</sup>。因此，我們知道《後錄》的刊刻當是在一五三九年這一年或稍後。

《後錄》共二卷，上卷為小令，下卷為套數。據筆者統計，《後錄》共收小令一八三首，套數八十二套。原書未列目錄，筆者現將《後錄》二卷中所收小令、套數之曲牌及題目整理如下，以供讀者參考：

上卷

「小令」：

序號	曲牌	曲題
1-2	鸚鵡曲	次韻呈篆江及餞送諸公
3-6	塞鴻秋	長寧道中
7-8	小梁州	吳慎之宅宴集
9-12	菩薩蠻	渡渭有感
13-14	醉太平	五十六作
15-18		潞西賞花
19-22		潞西喜諸老過訪
23-24		再繕潞西
25-28		五月一日
29-32		雁兒落帶過得勝令
33-34	勝令	五十六作
35-36		示客
37-40	水仙子	呈方山
41		北山席上〔筆者按：北山，即楊武(1464-1532)號〕
42		丁亥自壽
43		九日
44		戊子九日示王〔筆者按：疑為「五」〕甥

<sup>13</sup> 康海：《汧東樂府後錄》（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嘉靖刊本），卷上，頁8下-9上。

<sup>14</sup> 同前註，卷下，頁3上-4下。

45		上壽五叔〔筆者按：五叔，即康錦(1450-?)〕
46-47		有感
48-51		五十九初度
52-53		甲午元日
54		六旬暖壽
55-58		六十三作
59		巳〔己〕亥初度
60		樛兒上壽喜作〔筆者按：樛，即康海次子康樛(1534-?)〕
61		南庄即事
62		南里席上〔筆者按：南里，即楊秉中(1511進士)〕
63-66	折桂令	靜林寺集
67		寄蒲汀〔筆者按：蒲汀，即李廷相(1481-1544)號〕
68-69	步步嬌	懷漢陂先生〔筆者按：漢陂，即王九思號〕
70-73	落梅風	王官道中
74-77		中秋
78-81		九日
82-85		雪飲
86-89	慶東原	王官谷歷覽
90-93	河西六娘子	飲中作
94-97	魚遊春水	飲中作
98-104	早鄉詞	五星湖泛舟
105-108	清江引	洞中納涼四首
109-110	沉醉東風	和碧山〔筆者按：碧山，指王九思〕
111	滿庭芳	〔筆者按：無題〕
112	朝天子	自嘆
113-116	醉高歌	河東翠微登望
117-120	一半兒	熱中懷漢陂
121-124	黃薔薇	夜坐
125-126	小桃紅	呈見山南墅
127-128	凭闌人	延祚寺灸坐
129-132	天淨紗	次小山韻〔筆者按：小山，即元代散曲家張可久(約1280-1349以後)號〕
133-144		方山道中

145-148	南曲 銷金帳	惜春柬華岩
149-152	傍粧臺	石室納涼
153-156		四時行樂
157	浪淘沙	次碧山韻
158-161		閨怨
162-165		看花有感
166-167	綿搭架	秋日
168-171	四塊金	四時行樂
172-175		飲中再作
176-179	駐雲飛	漫興
180-183	鎖南枝	四時行樂詞

下卷

「套數」：

序號	宮調及首曲曲牌	曲題
1	黃鍾・願成雙	霽眺
2		六十三初度
3	黃鍾・醉花陰	自訟
4		六十五作
5	正宮・端正好	河東道中懷潞西別業
6		同德清過渭川精舍〔筆者按：德清，即康河(1490-1544)字；渭川，或指東漢(1475-1541)，號渭川居士〕
7	正宮・菩薩蠻	漫興
8	正宮・端正好	賀漢陂先生生第三孫
9	大石調・青杏子	送別
10		聞儼山消息〔筆者按：儼山，即陸深(1477-1544)號〕
11	仙呂・點絳脣	冬
12		中秋
13	仙呂・醉中天	新秋
14	仙呂・柳外樓	端午
15	仙呂・憶王孫	飲興
16	仙呂・賞花時	東南里洞仙
17		丙申除夕有感



18	仙呂·點絳脣	丁酉歲書懷
19	仙呂·憶王孫	賞花
20	仙呂·賞花時	賞花
21	仙呂·點絳脣	十八夜滄嵐亭集蓋前約以病不果
22	中呂·粉蝶兒	立冬
23		吊北山歸扶風道中遇雪
24		癸巳除夜
25		中秋柬雲夢子〔筆者按：雲夢子，或指熊子修（活動於1530前後），號雲夢山人〕
26		元宵
27		賞牡丹
28	中呂·醉高歌	春遊有感
29	中呂·粉蝶兒	六十二自壽
30	中呂·醉高歌	滸西即事
31	中呂·粉蝶兒	滸西見花有感
32		戊戌有感
33		十七夜扶病望月
34		同諸老登高
35		巳亥元日
36		贈南里
37	南呂·一枝花	南川席上〔筆者按：南川，即康海從弟康浩（1479-1560），號南川居士〕
38	南呂·四塊金	贈禹夫
39	雙調·風入松	遊桃花洞
40	雙調·新水令	王官谷同呂華謝劉五君子泊三王太守丘楊兩進士流觴
41		樗生作
42		贈華岩
43	雙調·風入松	壽漢陂先生六十
44	雙調·新水令	六旬作
45		贈渭川
46		壽日
47		喜光孝生子〔筆者按：光孝，即康海外孫張光孝（1518-?）〕
48	雙調·行香子	即事
49	雙調·夜行船	秋日

50	雙調・行香子	詠內丹
51		冬
52		喜故人過訪
53	雙調・新水令	宴集
54		壽立庵兄
55		端午
56	雙調・風入松	夏日南庄書懷
57	雙調・新水令	九日同六甥於汧東集
58		壽漢陂先生七十
59		贈北泉
60		時祭
61		南里扶病看山賦此贈之
62		戊戌歲正有感
63		二姊壽日
64		九日同南里南川尚王李六人登高
65	雙調・行香子	〔筆者按：無題〕
66		〔筆者按：無題〕
67		壽涇涯兄
68	雙調・新水令	壽谿田先生〔筆者按：谿田，即馬理(1474-1555)號〕
69	越調・鬪鶴鶉	五星湖泛舟
70		寄壽南莊先生
71		雪
72		元宵
73		六十三作
74		贈五泉〔筆者按：五泉，即韓邦靖(1488-1523)號〕
75		重繕澣西別業
76	商調・集賢賓	九日
77	商調・梧葉兒	秋興
78	商調・集賢賓	悼內
79	南曲・月兒高	中秋
80	南曲・山坡羊	賞牡丹
81	南曲・番馬武秋風	秋感
82	南曲・四塊金	〔筆者按：無題〕

### 三、《後錄》的文獻價值

#### (一) 新發現的散曲方面

筆者將《後錄》所收康海小令一八三首、套數八十二套與《汧東樂府補遺》所輯六小令、五套數，以及《全明散曲》中所補輯五套數，作一對照，發現《後錄》中除了五小令及五套數已經為《汧東樂府補遺》及《全明散曲》所收以外<sup>15</sup>，其餘的一七八小令以及七十七套數，都是前所未見的、新發現的康海散曲作品。

《後錄》中這些新發現的散曲是我們了解康海後期散曲創作的重要資料。從上文所列各小令、套數的題目，當可對其散曲內容有一大致的了解。其中雖然祝壽、自壽，以及在其他一些節慶場合如中秋、端午等所作散曲，占了相當大一部分，但這些散曲並不完全是應酬文字，而往往是寄寓了康海對自身遭遇的感慨或自嘲。康海的這些後期散曲作品的特點，是一個值得深入討論的課題，筆者將另著專文詳細探討。本文僅就《後錄》中所呈現出來的康海後期在曲牌選擇方面的一些特點，提出一些初步的觀察。筆者曾就小令部分，比較康海在《汧東樂府》以及《後錄》中所選擇的曲牌，發現康海的後期散曲創作，並非簡單地重複他在《汧東樂府》中已經駕輕就熟的一些曲牌，而是做出了一些新的嘗試。在《後錄》的小令部分所使用的三十一個曲牌中，只有十個曲牌是康海在《汧東樂府》中曾使用的。此外，《汧東樂府》中用得最多的一些北曲曲牌，如【清江引】共四十四首小令，在《後錄》中則僅僅寫了四首，其他如【普天樂】及【梧葉兒】在《汧東樂府》中分別收了十九及二十首，但在《後錄》中則完全沒用上。

在南曲創作方面，《後錄》中所收南曲小令更是運用了與《汧東樂府》中完全不同的一些曲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南曲【銷金帳】，檢視《全明散曲》，此曲牌僅存梁辰魚（1519—約 1591）較遲所寫的一首小令<sup>16</sup>，因此新發現的康海的四首小令也許是目前所知最早將此曲牌運用到散曲中的例子<sup>17</sup>。

<sup>15</sup> 本文下一節將進一步說明《後錄》中哪一些散曲同時亦收入《汧東樂府補遺》及《全明散曲》中，而曲文方面與《後錄》又有何差異等問題。

<sup>16</sup> 梁辰魚【南仙呂入雙調·銷金帳】「夜宿穆陵關客舍」一首，見《全明散曲》，頁 2191-2192。

<sup>17</sup> 根據《全元散曲》所附「作品曲牌索引」，《全元散曲》中亦未見此曲牌。

## (二) 曲文校勘方面

上文已述，《汴東樂府補遺》以及《全明散曲》所輯康海散曲作品中，有五小令及五套數亦見於《後錄》，以下用兩個簡表分別加以說明：

表一：《汴東樂府補遺》所輯小令、套數與《後錄》之比較

《汴東樂府補遺》 <sup>18</sup>	新發現《汴東樂府後錄》
南【仙呂·月雲高】（小令）1首「題情」	無
南【越調·浪淘沙】（小令）1首「閑情」 <sup>19</sup>	有（《後錄》，卷上，頁20下，「看花有感」四首之一）
南【中呂·駐雲飛】（小令）1首「閑情」	有（《後錄》，卷上，頁22下，「漫興」四首之一）
南【仙呂入雙調·四塊金】（小令）3首「飲中漫興」	有（《後錄》，卷上，頁21下-22上，「飲中再作」四首之三）
北【仙呂·點絳脣】（套數）「歸田述喜」	有（《後錄》，卷下，頁13下-15上，「丁酉歲書懷」）
北【雙調·新水令】（套數）「自壽」	有（《後錄》，卷下，頁34下-35下，「六旬作」）
北【雙調·新水令】（套數）「又」	有（《後錄》，卷下，頁48下-49下，「戊戌歲正有感」）
北【黃鐘·願成雙】（套數）「述隱」	有（《後錄》，卷下，頁1下-2上，「六十三初度」）
南【南呂·香羅帶】（套數）「離思」	無

表二：《全明散曲》增補套數與《後錄》之比較

《全明散曲》新增5套數 <sup>20</sup>	新發現《汴東樂府後錄》
南【仙呂·八聲甘州】（套數）「思憶嬌情」	無
南【商調·梧桐樹】（套數）「離恨」	無
南【仙呂入雙調·夜行船序】（套數）「游春」	無
南【仙呂·二犯月兒高】（套數）「瀟湘八景」	無
北【雙調·新水令】（套數）「歸隱」	有（《後錄》，卷下，頁36下-37下，「壽日」）

<sup>18</sup> 收入任中敏校訂：《散曲叢刊》（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4年重印版），第2冊。

<sup>19</sup> 《汴東樂府補遺》中所收【浪淘沙】二首應為一首之上下片，見《後錄》中康海其他同曲牌之作可證。

<sup>20</sup> 謝伯陽編：《全明散曲》，頁1221-1228。

《汧東樂府補遺》（下文簡稱《補遺》）是根據萬曆年間刊印的《北宮詞紀》和《南宮詞紀》所輯錄，而《全明散曲》則是根據《昔昔鹽》、《吳歛萃雅》等補輯。換句話說，《補遺》與《全明散曲》中所輯康海散曲，均依據後世曲選所錄，而《後錄》既為康海本人在世時所編，當較後世曲選所錄曲文來得可靠。今以《後錄》對《補遺》及《全明散曲》所錄康海這部分散曲作品進行校勘，可看出後世曲選等在過錄康海散曲作品時有不少異文或曲文脫漏的現象。試舉例說明：

### 1. 異文

康海的一套北曲【仙呂·點絳脣】套數，《補遺》本據《北宮詞紀》題為「歸田述喜」<sup>21</sup>，而《後錄》則題為「丁酉歲書懷」<sup>22</sup>。以《後錄》校《補遺》所錄，曲文有許多差異，如【混江龍】首句，《補遺》作「自那日恩榮放榜」，《後錄》中末二字作「榜放」；【鵲踏枝】首句「離巖廊」三字，《後錄》原作「好趨躑」；第五句《補遺》作「賣文錢」，《後錄》原作「請文錢」；【賺煞】第二句《補遺》作「卻怎改蠶鹽相」，《後錄》原作「又怎改山林相」；第七句《補遺》作「酒斝詩囊」，「斝」字《後錄》作「袋」。

再看另一套北曲【雙調·新水令】，《補遺》題作「自壽」<sup>23</sup>，《後錄》則題為「六句作」<sup>24</sup>。比較兩個版本中的同一首【新水令】，只有兩句曲文相同：

荷天公寧耐老來身，利名場遠辭勞頓。山川仍古國，風月滿閑門。雖道是鹿豕同群，任瀟散無拘禁。（《補遺》）

荷天公寧耐老來身，耳雖聾步趨不倦。歲週花甲子，人似舊精神。雖道是鹿豕同群，眼抹處轉情分。（《後錄》）

這套曲另外還有數處異文，此不一一舉出。更甚的是，不同版本的曲文中還出現了「同名異文」的情況。例如另一套北曲套數【雙調·新水令】（《全明散曲》據《北宮詞紀增補》題作「歸隱」<sup>25</sup>，而《後錄》原題為「壽日」<sup>26</sup>），比較兩個版

<sup>21</sup> 任中敏輯：《補遺》，頁2上。

<sup>22</sup> 康海：《後錄》，卷下，頁13下。

<sup>23</sup> 任中敏輯：《補遺》，頁3上。

<sup>24</sup> 康海：《後錄》，卷下，頁34下。

<sup>25</sup> 謝伯陽編：《全明散曲》，頁1227；亦見於吳曉鈴校補：《南北宮詞紀校補》（附《北宮詞紀外集》）（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臺北：學海出版社，1971年重印本），頁39。

<sup>26</sup> 康海：《後錄》，卷下，頁36下。

本的第三首曲子【雁兒落】，曲文完全不同：

趁着這榴巾謝蝶使稀，梅彈落鶯離避。槐幄張燕子穿，萍錦動魚兒戲。<sup>27</sup>

（《全明散曲》）

堪歎這人生七十稀，沒要緊當迴避。灌園的豈是痴，碎壁的真兒戲。<sup>28</sup>

（《後錄》）

又，此套數的第五首【鴛鴦煞】，除數句相同以外，也有很大的差異：

涼生暫向西岩憩，身閒好結白蓮會。丘壑風清，賓主情怡。唱道境勝蓬萊，人同季綺，無繫無拘，請受些山林味。我可也本不是花逕避秦人，免做個雲陽棄市兒。<sup>29</sup>（《全明散曲》）

西巖石室涼堪憩，南園風月遊何忌。挑揀過從，取次歡怡。唱道境勝蓬萊，人同季綺，無繫無拘，請受些山林味。我可也本不是劈頭子避世出塵徒。博〔博〕了箇臥劑兒搵乖自由的。<sup>30</sup>（《後錄》）

## 2. 曲文脫漏

除了曲文上的差異，套數中部分曲文脫漏的現象亦不少見。再看上文已提過的一套【仙呂·點絳脣】，比較《後錄》與《補遺》本，可發現《後錄》在第四首曲子【天下樂】之後，還有【那吒令】一曲，在【鵲踏枝】之後，又有【寄生草】一曲。此二曲均未見於《補遺》本，現據《後錄》補錄如下：

【那吒令】丁卯歲，那廂正姦臣放黨。戊辰年，這廂痛慈親棄養。庚午秋，怎防乞良兒亂攘。送我入自在鄉，領我受風流況，還笑我中箭着鎗。

【寄生草】得醉處連忙醉，得嚏時且自嚏。禍福倚伏隨天賦，乘除加減人難強，盈虧消息君休妄。似這等龐眉皓首住林泉，可不勝提心吊膽爲卿相。<sup>31</sup>

至於康海的另一套北曲【雙調·新水令】，以《後錄》校《補遺》，也可發現《補

<sup>27</sup> 謝伯陽編：《全明散曲》，頁 1228；亦見於吳曉鈴校補：《南北宮詞紀校補》（附《北宮詞紀外集》），頁 39。

<sup>28</sup> 康海：《後錄》，卷下，頁 37 上。

<sup>29</sup> 謝伯陽編：《全明散曲》，頁 1228；亦見於吳曉鈴校補：《南北宮詞紀校補》（附北宮詞紀外集），頁 39。

<sup>30</sup> 康海：《後錄》，卷下，頁 37 上-37 下。

<sup>31</sup> 同前註，頁 14 上-14 下。

遺》漏收了三首曲子，即【新水令】後應補上：

【駐馬聽】樂守清貧，罨畫山川過畫錦。喜承嘉運，宜人風月滿閑門。看花  
遇客便開尊，尋春遣興時分韻。常自忖，也則是利名不礙情腸隱。<sup>32</sup>

此外，《補遺》本在【得勝令】之後，緊接著的是【梅花酒】和【收江南】。但雙調的聯套法則要求【川撥棹】、【七弟兄】、【梅花酒】及【收江南】四曲必須連用<sup>33</sup>。由此可知，《補遺》本漏收了【川撥棹】及【七弟兄】，而《後錄》的發現正好為我們保留了這兩首曲子：

【川撥棹〔棹〕】歎近日弟和昆，卻凋零直恁緊。似這等日莫悲新，玉碎花  
分。不料理空成悶損，把酸辛強自勻。

【七弟兄】見如今六旬，誕辰，又來臻。把從前苦樂都休論。既知音幸有我  
和君，且逍遙散誕毋生分。<sup>34</sup>

概言之，通過這些同時保存於《後錄》與後世曲選的散曲文本的比較，我們可以發現《後錄》提供了我們一個可能較為接近康海原作的文本，也讓我們看到散曲在傳抄、傳唱過程中展現出來的不同面貌。

### （三）單見於《補遺》及《全明散曲》之「康海散曲」的歸屬問題

上文已述，《補遺》以及《全明散曲》在《洪東樂府》以外，又另補輯康海的散曲共六小令及十套數。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一小令及五套數不見於《後錄》中。（請參見上文所列「表一」及「表二」）這一些未收入康海的散曲集中而單見於後世曲選等資料的散曲，究竟是不是康海的作品？

若要承認這些散曲的作者是康海，有幾個可能性：康海本人不願在《後錄》中收錄這幾首散曲，或是漏收了這些散曲，又或者這些作品均寫於《後錄》刊刻（1539年9月）以後。但或許更可能的是，這些散曲其實並非康海所作。

謝伯陽先生曾指出，明代同一散曲署名不同作者的情況非常嚴重<sup>35</sup>。這種情形

<sup>32</sup> 同前註，頁34下—35上。

<sup>33</sup> 參見鄭騫：《北曲套式彙錄詳解》（臺北：藝文印書館，1973年），頁156，以及 Dale R. Johnson, *Yuan Music Dramas: Studies in Prosody and Structure and a Complete Catalogue of Northern Arias in the Dramatic Style*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0), pp.115-116。

<sup>34</sup> 康海：《後錄》，卷下，頁35上—35下。

<sup>35</sup> 見謝伯陽：〈明人散曲有關作品作者異名表〉，《全明散曲》，頁5571-5723，「附錄」。

亦出現在這部分散曲中。現檢視此一小令及五套數作者署名的情況如下：

《補遺》所收【月雲高】小令，據《全明散曲》編者校記中所載，除《南宮詞紀》注撰者為康對山，在其他一些曲選如《樂府先春》及《吳騷合編》中皆署王百穀作，而《南音三籟》、《吳騷集》及《樂府爭奇》則不注撰者<sup>36</sup>。王百穀，即較康海稍晚的明代曲家王穉登(1535-1612)。王穉登另外還著有一首【月雲高】小令，亦題為「題情」<sup>37</sup>。因此，《補遺》所輯這首小令很有可能亦為王穉登所作。

《補遺》所收南曲【南呂·香羅帶】套數，《南宮詞紀》等數部曲選俱注康對山撰，但《樂府先春》卻署名唐伯虎，而《新編南九宮詞》、《羣音類選》、《昔昔鹽》及《樂府爭奇》則皆不注撰者<sup>38</sup>。

至於《全明散曲》所增補的四首未見於《後錄》的散曲，雖無同時署名其他作者的情況，但在許多曲選中亦未署作者<sup>39</sup>，如南曲【仙呂·八聲甘州】套數，唯有《詞林白雪》注「康對山撰」，而《彩筆情辭》、《翰苑詞珍》及《昔昔鹽》皆不注撰者<sup>40</sup>。

由此看來，這部分散曲究竟是否為康海所作，目前還未能下定論。我認為《後錄》既刊刻於一五三九年九月以後，即距康海逝世(1541年1月10日)只有一年左右的時間，因此《後錄》對於康海後期散曲的收錄應較為完整。在此情況下，未見於《後錄》的這一首小令及五套套曲，若無更進一步的資料證明，應在作者問題上存疑，而不應將之列入康海散曲中。

#### 四、結 語

過去由於資料的局限，我們對於康海後期的散曲創作幾乎一無所知。《後錄》的發現，使我們得以一窺康海散曲的全貌。《後錄》所收散曲，大大超出了我們原本所知康海散曲的數量，尤其是《後錄》的套數部分(八十二套)，更是《泃東樂府》所收套數(三十二套)的兩倍以上。除了大量新發現的作品，在一小部分同時

<sup>36</sup> 謝伯陽編：《全明散曲》，頁1231，註33。

<sup>37</sup> 同前註，頁2911。

<sup>38</sup> 同前註，頁1233，註71。

<sup>39</sup> 同前註，頁1233，註72-75。

<sup>40</sup> 同前註，頁1233，註72。



保存於後世曲選的散曲方面，《後錄》也在校勘上提供了我們一個珍貴的底本。《後錄》的發現指出了《補遺》及《全明散曲》根據曲選中所補輯的康海散曲，不管是在作者問題上或是曲文的可靠性及完整性方面，均存在着許多問題。我們有必要利用《後錄》中的新資料，重新整理一部康海散曲集，並對康海的散曲創作作出整體的評價。

附記：此次在臺灣國家圖書館查訪、借閱資料，得到蘇桂枝博士、善本書室特藏組主任顧力仁博士以及諸位館員的熱情幫助，撰文過程中也得到中研院文哲所研究員華瑋博士許多的寶貴意見，謹表感謝。